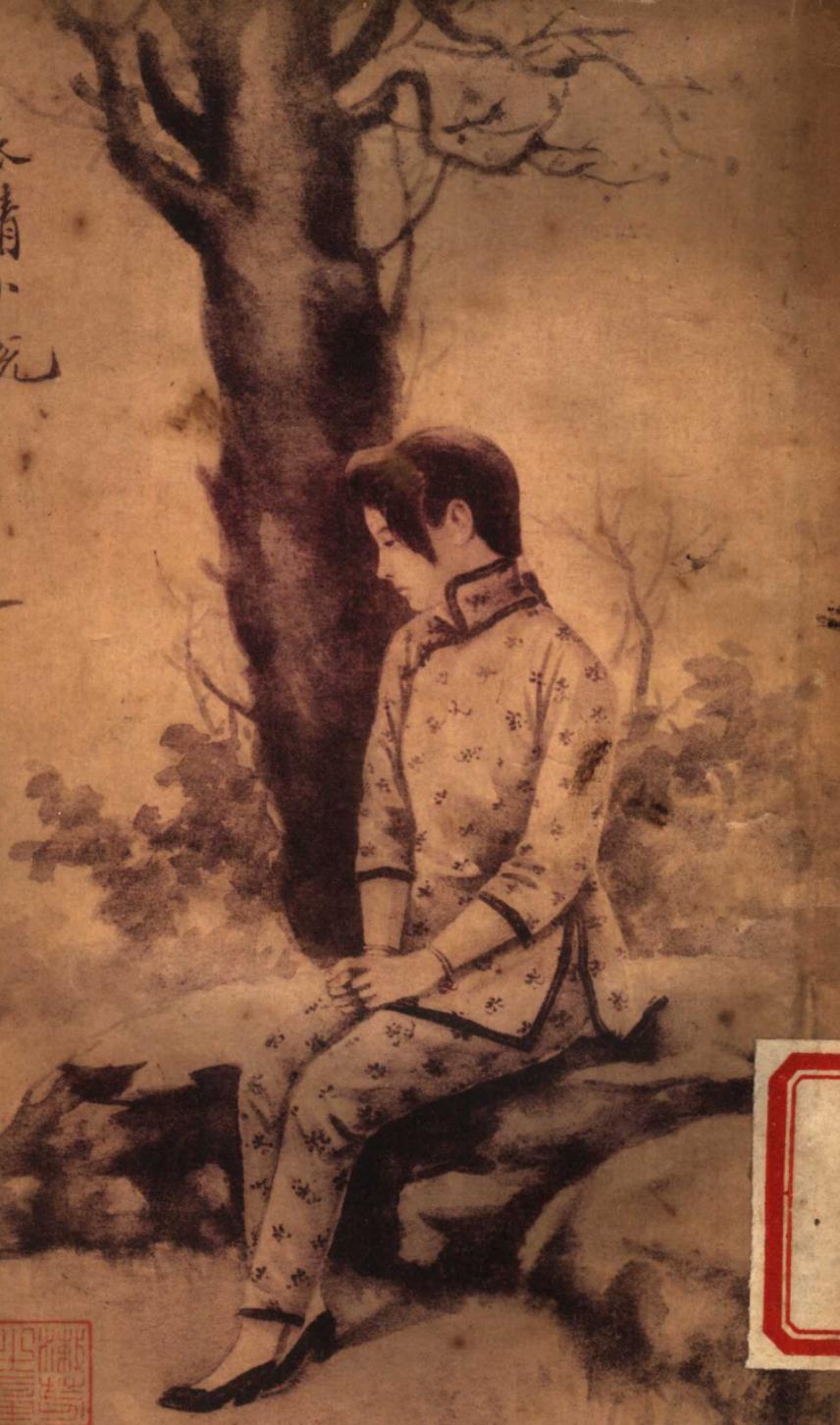


哀情小說

千
古
恨

上海進步書局印行



中華民國四年十一月初版

小哀說情(千古恨)全一冊

An ornate, decorative oval frame with intricate scrollwork borders. Inside the oval, the Chinese characters "必翻作有此
究印權著書" are written in a bold, traditional font.

分售處

編輯者錢塘蔣景緘
發行者上海明步
發印刷所上海明書
發行所上海棋盤
發行所上海甘肅
發行所上海局路
發行所上海局場
發行所上海局街
發行所上海局場
發行所上海局街
發行所上海局場
發行所上海局場

北京 雲南

天津 西安

廣開成保

卷之三

南京　　口天

長春 武昌

說小情衷

千古恨提要

此亦滬上近數年間事一
太家女稟承母教恪守閨
訓所嫁非人憤鬱不自得
旋爲一狂且所誘既玷其
清白復占其財產始迷其
古悟殉以一死一失足成此
足爲女界棒喝已百年身
再回頭已百年身此千古

小衰情 千古恨

錢塘蔣景緘著

第一章

黑月欲死悲風蕭蕭荒烟蔓草間盈路松楸杳無人跡樹中豐碑屹立高塚巍巍長眠者夫知爲何許人而華屋山邱倏焉立換苟有阮生之癖固可履行是地以爲痛哭之場也

翁仲無言青山如睡鼴鼠驚竄狐兔縱橫此寂寞之殯宮固無雍門之琴西州之慟足以供吾記載而距此數武則有纍纍荒塚銜帶黃花零落似將墾爲田墾者蓋叢葬之所祭掃歇絕景態尤增慘淡矣
雜處叢葬之中者得新築之孤墳一所墳臨古道其端已爲牛羊所踐低窪成穴即此一坏之土亦無能力足以自存而且無人代爲之庇者眎其鄰塚之崇

封馬鬣。氣象嵯峨。身後亦殊貧富。微論生存之日耶。此際半畝荒塋之外。忽有黑影魑魅自遠而近。奄忽飄翛。遽及新塚之側。時月色微明。射及來者之面。迺爲一癯瘠如鬼之男子。衣履皆敝。袜褲不掩其脰。手持瓢一杖。一黃垢之淡巴菰管。一至塚以杖拄地。出其瓢中之殘羹冷炙。位地上復頸其飢寒交迫之喉。音哽咽言曰。嗟乎鴛娘。汝竟死耶。汝死有知。其無知耶。汝或有知。亦念當時之悔諫敗檢。令汝芳心灰絕者。今已一寒至此。悔不可追耶。嗟乎。汝眎燕生非無愛情。燕生眎汝。非同仇敵。顧膠漆之堅條焉。冰炭魚水之好轉。爲參辰汝抱決絕之心。余掩空房之涕。倘論名節在卿。固有恧顏。若事平情。惟我實爲戎首。今者汝既促其天年。吾亦生爲疣贅。孽由自作。何敢尤人。路絕同歸。死當反袂。……言至此。嗚咽不能成聲。繼以痛哭。於是樹外棲鴉。聞聲翔噪。蟄草之鵠能爲汝原。第余之積懸汝。亦當容吾洗濯。今吾甚願汝之魂魄有知。黃泉之下。

不斬相見吾當躡汝之蹤上下追逐以別此五濁世界而去吾心甘也此時男子聲情激越手握墓門衰草拳拳弗釋似柔荑手腕在其掌握者目光直眴凝立不瞬若待塚中人之奮語顧山阿寥寂徒爲薜蘿之牽帶塚中人則呼之弗出男子迺探懷中出冥鏹厚可寸許轉就月光摺疊成錠自語曰此箋箋者在吾盛時曾不足以給汝之鬼隣今日囊錢珍於崑山之璧雖竭綿力僅乃如是然較之藁葬汝骨終已不顧者其香火之情似覺少勝汝須知吾在人世則蝶之灰猶得於汝墓門飄颻恐山阿益增零落矣此人踟躕獨語語已復涕迢迢之良夜已將及旦始自懷中劃取火柴燃之成燼於時曉風送寒斜月欲落蒼烟將散荒雞警晨此際序值暮秋男子單衣瑟縮狀若離緹之鶴俄而遠寺蒲牢疏疏作響道上蹄聲得得則村人以驢負米待門而入將至城中求貨也男子仰眴天光頗露汲汲顧影狀已忽棄其瓢杖烟管踐之以足遶墓疾走顧盼策驢之人已遠而道上更無來者則倏駐其足復扣墓門呼曰鴛娘鴛娘吾

生不獲泥首卿前死則魂魄猶當相傍卿之幽靈不遠或者許我同歸乎言至此卽自呼曰燕生！燕生！汝半世豪華一朝落魄親知歟絕子姓無人一死之餘卽白骨亦誰爲收拾也於是仰天一呼騰身自擲觸於道旁之石須臾而絕而彼人之於斯結束者吾書遂於斯開場

第二章

吾茲欲述此男子之身世則當先敍塚中人之歷史塚中人者漢畢陳氏女也父伯鴻吏於江漢關歲入頗不惡母陸爲滬上商家女適陳五年誕子女各一子長三齡女則其仲也伯鴻名其子曰楚良女之生也適有以金鴛鴦見遺者伯鴻以爲佳朕故字之曰鴛娥鴛娥蚤慧四歲能誦葩經輒記憶無遺缺伯鴻嘉之曰吾家女博士異日當成讀書種子未識何人徵幸足以匹之也鴛聞言亦竊自負眎其身如金玉無何年寢長伯令入省中女學此時湖北女學初設教師生徒咸刻苦淬厲不甘居他人後鴛姿稟旣異益以勤勉甄試屢冠其曹

省之。世族爭與論。婚伯鴻皆辭以稚。請俟異日。然鴻年已十六矣。鴻生而秀美。鄉里稱之曰粉孩兒。洎長。丹靨頰桃纖蛾。展柳腰肢。約素鬢髮。雲見者皆驚。其艷而又邃於文學。嫺於新知。二難交并。愈足生人之歆羨。然瓊枝第一。峻石可攀。蓬山萬重。望而難即。鴻娥雖非紅閨深鏤。而自由之媿俗。曾未染以成習。蓋未雕之璞。皎然無滓塵垢。尙難侵人也。

陸有兄子燕生者。幼而失恃。常鞠育於姑家。蓋卽吾書前所誌之男子是也。燕生穎慧異凡。兒教之。讀目十行。下眎鴻娥似猶超過。然年方髫鬌。鬥雞走狗。諸事無弗爲。其所嗜。陸懼長而不能支持。門戶則呵斥禁止。不遺餘力。伯鴻譬解之。曰劣馬破轡。而能行千里。彼頭伏櫪者。駑駘耳。子何病焉。陸太息曰。此兒筋不束。肉肉不包骨。眼光下眎。而行步欹側。吾殊懼其非保家之令主。及今不加箝束。異時尙可爲力耶。伯鴻哂曰。卿於何處學得姑布子卿術。而能斷卿姪之畢。世余謂人生憂患苦多。卽吾家楚良亦安。卜其他時良莠者。願卿母徒自苦。

也。陸意終不懼。屢致鬱鬱。燕生晨夕與鴛相見。童稚雖不知愛情。然親暱則日以益甚。花前共坐簾底。窺妝都無所忌。伯鴻知之而弗之禁。陸則時一呵斥而已。旣而燕生少長。情竇漸開。囊中金錢充物。遂背姑及姑丈。偕諸青年作狎邪遊。歸則與鴛晤對。親暱。眎前益甚。漸涉及於游語。此時鴛故謹飭語少。不檢則冰霜立生其面。燕生嚴憚之。然心終戀其美。欲請於姑氏。求爲婚媾。顧姑氏知其無行。懼遭屏斥。則踟蹰弗敢啟齒。伯鴻者素重。燕生與陸異趣者也。燕雖耽於游逸。而姿稟旣異。學殖初未荒落。伯鴻仍持前議。謂其細行不謹。無傷遠大。且謂若蚤成婚。舊態當不復作。而家庭聚語頗露。欲妻以女之意。蓋陸以燕爲其姪。引嫌不欲與聞。伯鴻欲悅陸意。於燕每匿瑕而揚瑜。寢以成癖。遂不知其女之才美罕有其匹。若得之爲婦。則家庭幸福當甘美。無倫雲農。聽其言。謂至戚而附婚姻。則誼當加厚。伯鴻適又貽書。亟稱燕生慧敏。雲農益喜。報簡遂述。

乞婚意。伯得書持告陸。曰：卿兄與吾具有同心。吾之遲遲不以鴛兒字人者。始願固在乎此也。陸太息曰：妾每言燕生之不才。君必不以爲信。今言者倦矣。而君之豪興。則方勃勃。妾亦安能與君爭乎。因呼鴛娘曰：自今以往。汝苟流離失所。而無室家之樂者。當怨若父之誤汝。悉無與於阿母。鴛聞言悄嘿無語。不復贅以一辭。蓋女兒之身。常恨不能自主。鴛果附母而梗父者。或不致貽將來之痛苦。而無如其未也。

第三章

伯鴻旣決計以鴛娥字燕。生陸雖苦口抗爭。初不足令其一悟。遂作書報雲農。可其婚議。雲農喜立延媒。妁問名納采。如儀。伯鴻欣然謂陸曰：吾俟楚良有婦。則向平之願已了。吾與汝可以含飴弄孫矣。陸擁鼻而言曰：吾意亦殊若是。第祝天如人願耳。鴛娥知母不怡。則亦竊計未來之身世。如博塞者之呼采未卜。其爲盧。爲雉。以母氏之現狀卜之。度漆黑前途。恐無佳朕。則芳心忡惕。常懷憂。

於思慮之管似覺百無一可然境遇之逼人不因人之畏縮遂緩其進行之步驟無何雲農復以書來而涓吉而親迎種種應有之事重沓而至天桃有灼穠女而爲婦矣入門雲農欣其子之有室撫循顧復愛憐臻至燕生固好狹斜游而新婦初來則耳目一異閨房調謳樂有甚於畫眉者伯鴻往來滬瀆固嘗主於陸氏既增一重姻眷則情誼愈篤每至覩此一雙小夫婦帷房靜好唱隨相得愈自信其相攸之非謬而哂陸之徒抱杞憂矣

然而履霜堅冰其來也漸好花圓月曾無幾時燕生初之與鴛相得也如佳肴之適口麗采之悅目新聲之盈耳奇事之爽心迨口耳心目接之旣習則佳者麗者新者奇者都已眎爲故常索然無復餘味遂又少少出其游蕩之故智復恣情於花柳雲農謂予旣已授室則穆滿之車轍馬跡無煩作牛馬者更爲限制鴛娥又以入門未久遽施閨範懼負不淑謗故欲糾夫過輒隱忍而止於是

燕之敗行絕鮮匡正而鴛娥之蹇遇則亦自此開場矣雲農雖有子息然年甫
強仕壯心殊未已已嬖一妓曰楚蘭初置諸外室鴛娥于歸後忽遷之歸俾與
鴛同持中饋鴛少依其母長就學校旣不知米鹽瑣屑爲何事楚蘭則尤驕惰
不能事事時或與雲農同駕馬車徵逐於劇場餐館否則游園戲雀日鮮暇晷
更弗齒及家事於是陸氏之門百務皆廢眎無主婦之時益形棼亂
一日雲農意大懊喪攢肩以責楚蘭楚則諉過鴛娥憤與雲農抗辯雲農初猶
弗聽繼因燕生日取錢幣出而揮霍楚蘭伺隙白之雲農謂己無力與公子抗
請自今始家事悉聽冢婦己弗與之分任則責有專歸庶以娘子軍節制此不
羈之子雲農梗其意者再楚蘭意終不釋旦夕絮聒竟界鴛娘以家政鴛娘性
和易而巽順與人無忤以故燕生取求要索益無所忌鴛娥自知柔懦之弊積
重難返乃俟其寢家時牽裾泣陳冀其悔悟燕憤然曰吾人身體自由卽父母
亦不能侵犯豈婦人女子轉可加以干涉乎汝眞昧我不丈夫若矣鴛亦抗聲

答曰。世之爲丈夫者。果皆以東眠西宿爲職業。則成年以後。又何貴立家室。以爲身外贅疣哉。君試有以教我。燕作不耐狀。第簡單答曰。吾茲與友人約。將爲通宵之雀戰。黃金暑刻。烏能因口舌爭論而坐誤子休矣。母汚乃公聽言已絕裾而去。鴛娥捷步追逐。將及復爲燕所仆。比起則燕已杳如黃鶴矣。

第四章

燕生嬉遊無度。每值資盡。輒歸大類。投林之倦鳥。向鴛娥攬得金錢。即又翩然去。踪跡不可尋覓。鴛娥雖有所天而衾枕淒涼。幾與孤嫠無異。偶見燕生。面稍事詰責。則訴諱之聲。浪呶呶。達於戶外。雲農雖作阿家翁。日與其新寵爲餐館。劇場之徵逐。以故家食之時。絕尠。子媳勃谿。則懵然無知。卽知之。亦無如何也。徒以怒子不肖。兼及其婦。動謂鴛娥不職。有負委託。不能監督其夫。鴛娥痛哭。歷陳其狀。雲農似爲之動容。楚蘭在側。侵以冷語。曰。自家漢子。尚不知箝制烏用。此牀頭人爲徒哭。何益哉。雲農乃嘿然無語。蓋楚蘭自鴛娥主持家政後出。

納權限拱手讓。人頗懷妬嫉勢。將摘疵傾覆之。以快其欲也。

一夕雲農扶醉歸寢。語及燕生行狀。不覺歎其婦之遇人不淑。楚蘭微哂曰：癡老翁子真太不解事。汝家浪子恃汝未死之老奴爲之作牛馬。予取而予求。視爲應得所賴爲之婦者。正言而婉諫之。使之馴伏就範。吾默觀鴛娘見燕返笑醫。生春曲承意旨。燕有所索。鴛無難色。立出纍纍物置几上。任其取焉。且惟恐其不速者。而乃於子前作楚囚之泣。抑何爲耶。顧妾思之。安知彼兩人不以妾故而作此狡猾俾子。死後不使妾稍有分潤。絕其噉飯之地耶。不然胡對待翁夫如出兩副面孔也。果爾。妾復患不堪設想矣。楚蘭且言且泣。淚滴雲農之衣。歷歷落落。紛繁如雨。

讀吾書者須知。淚之爲物。其中所含原質半爲精鐵。以之殺人。雖不見鋒刃而犀利。乃勝於刀劍。卽以蘇張辯士。賁育勇夫。其材武皆不足敵。婦人之一泣。況雲農之獨。旦久悲楊梯初筮。聆巧言之簧鼓。憂來日之大難。枕席之愛。旣濃天

倫之恩。寢薄於是。目覩楚蘭之泣。乃亦因之而泣。且以嬾搘其淚曰。吾愛汝勿過悲。使吾心碎。吾有子而不能教。縱之成習。致有今日之悔。此實吾之不德。亦不可徒責之于新婦。新婦雖善匡救。亦安能如此。迷而不返者何也。楚聞雲農語意。終不歸過。鴛娥揆諸發言。初衷意終覺其不愜。而涕淚亦不因之而止。雲農慰藉交至。楚悉寘之不答。俛仰悲抑。狀若不勝。雲農搘淚之嬾沾濡幾遍。而枕函爲之溼透。雲熟思無術。足以生其愉快。乃爲違心之論。曰。若輩所爲。余久不以骨肉相待。所惜汝未有子。不能承吾宗祀。否則渠之夫婦。吾且麾逐諸大門之外。聽其或生或死。都無所惜。吾亦安能久爲容忍也。楚驟聆是言。涕始爲之少歛。轉爲燕生緩頰。曰。事亦何至於此。而君乃欲行此下策。果實行者。妾不幾爲千夫所指耶。雖然。君惜妾未有子。妾謂殊可無慮。言時。遽引雲農之手。以捫其腹。曰。此中日來頗覺有異。而紅潮不至者。又已三月。若徼天之福。安必不生。男子第慮長成之後。或又如其阿兄行狀。則妾適又貽君以害矣。此時雲農。

果出手以摩其腹際亦不辨其中之有無胎孕第亟順其意旨謂宜加意調護卽一索得女亦爲佳朕倘竟天錫佳兒當令人忘情豚犬也於是楚始破涕爲笑陰慶奪嫡之謀已就更無慮燕生之出其掌握遂曲盡其柔媚之手續以悅雲農之意而此夢夢之可憐蟲方謂權宜之語聊以節其悲哀烏知它日之覆宗絕祀演無量之痛史者悉基於此一夕之深談而負負之呼迄不能爲萬之一之補救也

第五章

寄生曰人自中年以後恒關情於似續之計而婦女言及此事其誠摯尤倍蓰於男子蓋子女之爲物有之者了無絲毫之可異若茅檐窮屋猶且憎其食指之累人獨至妬婦謀奪其財產小星之思正其名分舍爭研鬥艷外其所恃爲憑藉之資者則莫如宜男有慶誰謂此呱呱一塊肉之無足重輕者楚蘭自與雲翁枕上深談後念欲媒孽燕生非得熊夢蘭徵無從假手則盲人之談命佛

計。殿之拜禱藥肆之丹丸醫巫之技術紛來沓進日無暇晷雲農於其所需之度支非第弗加禁阻抑且先意承旨躬爲提倡蓋坐擁厚貲之男子無論其若何慳吝獨對於素所狎之婦人苟有所求輒無吝惜且恆視爲分所應爾以較諸孝子順孫之奉祖若父而尤過之雲農徇其妾之請望子之心方熾以故任其唯所欲爲楚蘭挾奪嫡野心故僞爲有孕也者又時作嘔吐怯寒狀況以堅雲農之信更以敗絮束胸際隆然墳起且詭言佳兒將誕屏雲農勿宿其室名爲恪守胎教實則此中之翻雲覆雨早背此昏懵可憐蟲之雲農已先事佈置也楚蘭有僕婦曰胡嫗者以伶俐素得主人歡僞言有孕之事胡則首創其謀楚蘭旣以受胎給雲農復求計於胡胡乃預覓貧家婦之將臨蓐者厚賚以資使於誕生時審其男女果男也胡則潛抱以歸而以得子告脫女胡將扣其喉以死謂爲未產而殮部署已定更賄囑催生婆孟嫗聯絡一氣俾臨時得以行其